

黑非洲政治問題

馬杰蒙·迪奧普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黑非洲政治問題

馬杰蒙·迪奧普著

薩本雄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北京

Majhemout Diop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PROBLÈMES POLITIQUES EN AFRIQUE NOIRE
Présence Africaine, 1958
根据法国“非洲存在”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日期卡

黑非洲政治問題

〔塞內加爾〕馬杰蒙·迪奧普著
龔本雄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組

定价 0.73 元

1961 年 12 月第一版 196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6 1/2 · 字數 154,000

統一書號 3003 · 551 乙 (2)

前 言

要提高非洲广大人民的思想水平，就迫切需要提供他们学习经典著作的材料，而这类书籍在我国还很缺乏，所以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我们选录几篇最有现实意义的论文，编成一部文集，似乎会更有益处。但是，我们都知道，文集之类的著作往往是不很容易读的。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尽量多引证经典著作的论断，而另一方面又要把这些论断融会贯通地安插在各篇文章中去，并加以论述、解释，使之更加通俗易懂。在某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学习材料。在他们看来，我们这种“引经据典”的作法或许会被看作是一种毛病。但是，在我们的国家，情况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这样看待。

同时，我们也尽量避免犯教条主义的偏向。我们的革命运动还刚刚开始，某些论断必然不能运用于我们的情况。如果机械地生搬硬套是不对的。

我们这本书终于以现在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编写的过程中本来是经过了以上种种考虑的。但是，这丝毫也不排斥今后在内容或形式方面，仍旧可以作些必要的修改。

作 者

目 录

序	1
一、黑非洲落后的原因	4
(一) 非洲与世界隔绝	4
甲、地理环境	4
乙、深入非洲	9
(二) 奴隶制	13
(三) 帝国主义	15
二、帝国主义	20
(一) 帝国主义的起源	20
(二) 帝国主义的手法	23
(三) 帝国主义的影响	25
三、资本主义在黑非洲的渗入和各种旧的经济制度的崩溃	36
(一) 资本主义的渗入	36
甲、财政资本	36
乙、商业资本	37
丙、商业资本的辅助资本	41
1. 基本建设	41
2. 工业	44
丁、资本在黑非洲的集中	48
戊、黑非洲的原始积累	53
(二) 各种旧的经济制度的崩溃	60
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60
乙、奴隶制度	62
丙、封建制度	66
丁、资本主义	69

四、非洲社会的总结构	74
(一) 社会等级	74
(二) 阶级	77
甲、无产阶级	77
乙、资产阶级	81
丙、小资产阶级	82
丁、农民	85
戊、地主	91
五、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初步论述	93
(一) 内部条件	93
甲、地理条件	93
乙、历史条件	95
丙、种族条件	96
丁、经济条件	96
戊、同一国家的范围	97
(二) 外部条件	98
甲、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98
乙、万隆会议	103
(三) 目的	103
甲、帝国主义的灭亡	103
乙、干部问题	106
丙、社会革命	107
六、建立非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112
(一) 政党	113
(二) 群众组织	123
七、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宗教、文化和民族问题	126
(一) 宗教	126
甲、传统的宗教	130
乙、伊斯兰教	130
丙、基督教	130
(二) 文化	131

甲、两种文化.....	132
乙、同化.....	135
丙、語言.....	136
(三) 民族問題	138
甲、民族，世界主义，国际主义.....	138
乙、非洲民主联盟和法兰西联邦.....	148
丙、民族和种族主义.....	151
丁、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153
戊、各个民族的前途.....	154
八、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	156
(一) 国内联盟体系	156
甲、半无产阶级.....	157
乙、农民阶级.....	158
丙、小资产阶级.....	159
丁、资产阶级.....	162
戊、地主阶级.....	169
(二) 国外联盟体系	172
甲、法国无产阶级.....	172
乙、国际民主力量.....	175
九、从理论到行动——非洲独立党的诞生	182
結束語.....	190

序

“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极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够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①

剛毅倔強的、忠心耿耿地為人民服務的人們運用毛澤東所指出的這條科學的真理，使六億中國人民獲得了解放……

災難极其深重的非洲人民，在選擇自己前途的時候，難道會背離科學而去追隨那些黑暗愚昧勢力的旗手嗎？

我們要知道，儘管在本世紀前叶發生了震撼舊世界基礎的天翻地復的大變革，但借助於各種鎮壓和壓迫，在黑非洲仍然出現了一群腐朽的、裝扮成為理論家的豺狼……

正是那些修正主義者，他們胡說什麼“在非洲運用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還為時過早。”^②

是那些冒牌的“馬克思的信徒”，他們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方法論”而接受它，但又作為“形而上學的哲學”(!!!)而摒棄它；這些“馬克思的信徒”把“黑非洲存在着的、形而上學的和抒情的現實主義”^③當成藝術來鼓吹。

是那些新型的“上帝的尋求者”，他們主張建立“以上帝為基礎的社會主義”^④。

是那些無政府主義和托洛茨基分子，他們反對列寧主義并

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原著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5—656頁——譯者)。

② “非洲現狀”(Réalités Africaines)，1954年3月1日。

③ “人類狀況”(Condition Humaine)，1956年第172期和1952年第101期。

④ 同上注。

主張什么“現代農民革命”^①。

最后，还有那些认为社会“不会分化为敌对阶级”^②的理論家和那些厚顏无耻地以“左”的面貌出現的空談家；不久以前，他們还互相敌視，而現在却狼狽为奸，結成了兄弟。

原来，在非洲人民面前指手划脚的尽是这般人物！

然而，这些初显身手的人物既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标榜着馬克思主义，既然他們都热望着承当領袖的光荣角色，也不妨請他們将列宁的教导稍加思索。列宁說：

“領袖們特別要不断地增进他們对于各种理論問題的知識，不断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觀的傳統詞句的影响，而时刻記住，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它就要求人們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③

他們異口同声地否认阶级分化，但願阶级分化还没有使他們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們一旦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列宁的这番教导对他們恐怕会是徒劳无益的了。的确，馬克思早就指出过，资产阶级是多么愚蠢和沒有出息；站在无产阶级立場的人看来十分淺显的基本真理，他們却无法理解。

而根据无产阶级立場，我們完全可以断定，非洲必将跟随亚洲之后觉醒过来……

我們現代历史正以雷霆万鈞之势向前发展。相形之下，会有人认为这还是属于遙远的将来的、似是而非的事情。

假若的确有人这样想，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如果根据只能捉摸住事物誘人外觀的日常經驗来判断問題，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④

① “非洲民众与人类现状”(Les Masses Africaines et l'actuelle condition humaine)，‘今日非洲’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象牙海岸”(Côte d'Ivoire)，1952 年 7 月 31 日。

③ “列宁文选”(中文版“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39 頁——譯者)。

④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4 年莫斯科版第 403 頁——譯者)。

現在，我們有了“社會發展的科學”，有“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因此，作為歷史科學，它有義務“要把可見的僅僅外表上的運動，還原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①

然而，要使科學取勝，就必須反掉那些避重就輕的、嘩眾取寵的、空洞和幼稚的陳詞濫調，因為它們掩藏着一種缺乏信心的空虛心理，甚至是驚慌失措的精神狀態！

我們必須拋棄自負和華而不實的作風，決不可輕舉妄動地任意闖入某一種知識領域，而最後卻只表現出……自己的無知。

目前，“團結”之風日盛，而我們又同世界上一切被壓迫者和一切民主人士一道，齊心協力地行動起來了。因此，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必要有辨別切實可行的、有益的理論和空泛無益的理論的本領。我們必須立即虛心而又頑強地進行學習。

我們希望同胞們能把這項任務肩負起來。在這方面，我們要向你們推薦一種方法。這個方法並非我個人的發現。這個方法是科學的方法，也就是科學本身。

既然是科學，它就以四海為家。它既適用於俄國和美洲，也適用於中國和非洲。它是放之於四海而皆準的。

它具有普遍意義，因此它又是無限豐富的。正如非洲神話中的“庫斯”（Kouss）——那永遠倒不空的水瓢一樣；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我們要依靠它來“思考自己的行動”，又要根據它“將自己的思想付諸行動”。因此，我們就必須學習，學習，再學習。

走這條道路，顯然不是輕而易舉的。在爭取自由的道路上鋪滿了障礙，時刻要求我們作出各種犧牲。同樣，“在科學上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的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達光榮的頂點”②。

① 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4頁——譯者）。

② 同上書（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頁——譯者）。

一、黑非洲落后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联合国或别的机构的正式文件中，在报刊上和流行的语言中，“不发达国家”这个名词已因习用而被承认。所谓“不发达国家”，是同工业上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而言的，通常是指那些技术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些不发达国家，全都是或者曾经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没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说，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因此，那里的千百万人民痛苦呻吟，濒于死亡，一小撮富有的帝国主义暴发户却过着优哉游哉、无所事事的生活。

这些不幸的国家大体上包括非洲的各个国家，而黑非洲这一部分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更为不幸。黑非洲大陆上的这种落后状态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怎么恰好是我们的家乡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其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非洲与世界隔绝

甲、地理环境

翻开世界地图一看，不管有人曾经说过些什么，最初的印象绝不会使人认为非洲是孤立的。的确，看起来非洲是一块庞大的土地，海岸线很直。靠近非洲的三个大陆紧紧地把它包围起来。这三个大陆就是：亚洲、欧洲、美洲。

首先，沿着亚丁湾，亚洲和非洲邻近的地方相距一千公里。其次，在红海的两边——红海最宽的海面约有四百公里——有亚洲的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海岸同埃及、苏丹和阿比西尼

亞^①的海岸相對。這一段地帶從巴布—厄爾—曼德海峽起至蘇伊士地峽止，長達二千多公里。第三，1859年以前，即在開闢一條長達一百六十一公里的運河以前，亞非兩洲就是由蘇伊士地峽連結在一起的。

然而，如果仔細觀察一下，人們就可以發覺，這種毗連的形勢並不促進彼此之間的來往，因為對峙的兩邊海岸都是荒蕪不毛之地，只有地中海這一面具有航行之利。但儘管非洲靠地中海這一面的海岸主要和歐洲相對，但是海岸上的某些地方，如錫爾特島的海岸，船隻也是不能停泊的。

至於歐洲，它和非洲僅僅隔着地中海。當宣傳“歐非共同體”的歐洲帝國主義分子正利用這個觀念作為論據，來“證明”非洲是“歐洲的補充部分”^②的時候，現在稱地中海為內湖的用意就更加明顯了。

另一方面，在丹吉爾和直布羅陀之間，這兩個大陸幾乎就在直布羅陀海峽碰在一起。

但是，地中海在過去任何時候似乎只是一條通向小亞細亞、中東和遠東的航路，而不大通往別的地方。它似乎是一條從西到東和從東到西的航路，而不大是一條從北到南和從南到北的航路。至少，從地中海甚至大西洋文明國家所經常關心的事看來，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事實上，古埃及國王納科(Nékö)在很久以前就把腊姆塞斯二世(Ramsès II)時代開始挖鑿的運河挖通了。這條運河可以從尼羅河通往紅海。它一直通航到公元776年為止，這一年，哈

① 即埃塞俄比亞。——譯者

② 參見阿·勒·格尼耶(A. L. Guernier): “非洲，歐洲的擴張地”(l'Afrique champ d'expansion de l'Europe)，巴黎阿·科林書店1933年出版。

阿·濟希卡(A. Zischka): “非洲，歐洲的補充部分”(Afrique complément de l'Europe)，巴黎拉凡出版社1952年出版。

普·諾爾(P. Nord): “歐非，我們最後的機會”(l'Eurafrrique notre dernière chance)，巴黎阿·法依阿書店1955年出版。

里发^①芒苏尔(Kalife Mansour)，为了大馬士革的利益填塞了这条运河^②。

最后，苏伊士运河在十九世紀开凿了。人們知道得很清楚，英国人占有这条运河44%的股票，法国人占有50%的股票。可是，除此之外，自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据北非以后，自公元640年至1060年之間，开始了“野蛮的掠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頑强阻擋一切欧洲人从地中海沿岸渗入非洲的时期^③。

最后发现的大陆——美洲，特别是南美洲和非洲的距离要小于北美洲和欧洲之間的距离。事实上，紐約至布勒斯特的距离是3,036 哩，而伯尔南布科^④至佛利敦却只有1,632 哩，直达喀尔也只有1,680 哩^⑤。

但是，人們知道南北美洲曾經在历史上担任过什么角色。的确，它們似乎是文明的終点而不是文明的起点。一直到出了杰·柏南(J. Burnham)这个人，北美洲才企图在世界範圍內把美国生活方式介紹出去。

另外，从納塔尔起，南美洲的海岸便拐向西南而和非洲愈来愈远，以至福克兰群島竟和开普敦相距四千多哩。由此可見，从任何文明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人文接触的观点来看，非洲和別的大陆虽是近邻，实际上却是徒有虛名而无实利。

非洲大陆之大也是不容忽視的。它的面积为三千万平方公里，比欧洲大两倍，可是每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有一公里

① 伊斯兰教国家統治者的尊称。——譯者

② 参看依·阿·德蒙蒂耶夫(I. A. Dementiev):“苏伊士运河”(le canal de Suez)，苏联国家地理书籍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③ 同样的阻击活动也在非洲东海岸(桑給巴尔)一直进行到十五世紀葡萄牙人在此地代替了阿拉伯人为止。

④ Pernambuco，即巴西沿大西洋海岸的黑西腓。——譯者

⑤ 佛朗哥·阿雷斯(Franco Arese):“美国的非洲政策”(La politique africaine des Etats-Unis)，瑞士納沙特爾的拉巴科尼埃爾出版社出版。

的海岸綫(歐洲是每三百平方公里,北美洲是每四百平方公里;南美洲是每七百平方公里……)。因此,非洲腹地至海岸的平均距離是六百七十四公里,而歐洲却只有三百四十二公里。

如果考慮到由於地形的變化(沙漠或森林,平原或山地),走完同等距離的路程却必須花費不同的時間,那麼,人們更可以看出遠離海岸一千八百多公里的非洲內陸中心該是孤立到怎樣地步,因而它又是多么不容易受到外界的任何深刻的影響!

此外,人們還知道,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地勢(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除外)是從沿海平原逐漸向裡面隆起,所以境內的最高點都是在內陸。非洲卻恰恰相反,全境有如一個邊緣隆起的大臉盆。

阿比西尼亞山脈,阿特拉斯山脈,佛塔—扎隆山脈,克利斯塔爾山脈和梅萊貝山脈長期以來堵住了剛果盆地,德拉肯斯堡山脈也同樣封鎖着瓦爾河和上奧倫治河流域。

這種奇特的隆起的海岸使水流也受到意想不到的影響,它使河流在距離海洋不遠的地方就被急流切斷,使河流不可能通航,從而也无法溯江而上。尼羅河上的六大瀑布,三比西河、尼日爾河、奧倫治河、塞內加爾河上的瀑布以及剛果河在斯坦利灣上游的那些瀑布就這樣把內陸封閉起來。

至於海岸本身,不但只有為數極少的港灣和船隻避風停泊處,而且一系列的自然現象也使人們難以靠近海岸。

東海岸有珊瑚礁。

西海岸由於到處都是海底洼地,而且又有流動沙灘,海水沖擊其上便成巨浪,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河口沙洲。除此之外,有某些海岸,如几內亞灣,沿岸分布着許多複雜的潟湖,還沒有算上許多河流出口地方的沼澤三角洲。此外,每年總有一整個時期濃霧迷漫。除了濃霧,還有從大西洋方面吹來的逆風和大風暴的襲擊,特別是南非洲的風暴的襲擊。這風暴使好望角稱得起它最初的名字——風暴角。所有這些使人們對於在蒸汽機還沒有發

明的日子里航海的困难，有一个差不多完整的概念。

此外，沙漠也同样使人們难于深入非洲。姑且撇开非洲西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不談，人們总不能不提到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橫貫黑色非洲大陆的撒哈拉大沙漠。它从紅海一直穿到大西洋的里俄特俄罗斯海岸，东西寬达两千公里。只有一条尼罗河从南到北流經这个地区，可是它的河谷最寬也不超过二十公里。

因此，不論駱駝是在公元前 525 年傳入撒哈拉的，还是在公元 146 年塞提姆·塞韦尔 (Septime Sévère) 皇帝时代傳入撒哈拉的，这都无关紧要。从那时候起，穿行在撒哈拉沙漠的駱駝队的路綫往往是不固定的，而且也不是預先就規定好的。

此外，非洲的原始大森林以及不卫生的沼澤也是一种障碍。它們不仅是天然的屏障，而且还隱藏着一批动物，它們使不受欢迎的人們远远地避开这里。事实上，無論是猛兽，或者是傳布傳染性或非傳染性疾病的昆虫（瘧蚊，黃熱蚊，萃萃蠅，几內亞線虫，沙蚤），都会使外来人避开。

除了以上种种因素，炎热的气候迫使欧洲人不敢到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去，直到最近几年，他們仍然定居在某些高原上（喀麦隆，几內亚，多哥，尼日利亚，阿比西尼亚，安哥拉，剛果……等等），同时，黑人向往着独立和自由，他們虽然和藹可亲，但又怀着戒心^①。如果我們了解了所有这些情况，那么对于非洲为何与世隔絕，差不多就有了完整的看法。

这一切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非洲在許多方面至少还是“未被認識的大陆”，如果不是前人所說的“神奇的非洲”的話。

① 以下是我們的同胞約莫·肯雅塔的一段合适的証言（他因曾經在法尼亚領導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被判處八年勞役，目前正在服刑）：“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和社會制度使非洲人培养了对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般欧洲人几乎无法理解的。这也就是说，非洲人的本性并不願意永远做奴隶。”見“面对法尼亚山”（Facing Mount Kénnya），倫敦塞克特和沃堡書店 1953 年版第 318 頁。

乙、深入非洲

从人們尽可能追溯的时代算起，人們不能不据实指出，直到腊姆塞斯二世和納科这两个国王为止，埃及的国王都是向亚洲而不是向非洲方面出征。实际上到了第十八和十九王朝，托特莫西斯三世(Toutmôsis III)才帶領他的军队上溯到尼罗河的第三个瀑布。

古时候肯定是迦太基人做过深入非洲的最重要的尝试。公元前500年，希米耳貢(Himilcon)和安农(Annon)曾經沿海环行非洲，他們可能到达今天的喀麦隆地区。

希罗多德(Hérodote)所提起的波斯人薩塔斯普(Sataspe)曾經在一个世紀以后又企图环行非洲，可是沒有成功，他所留傳下来的材料和安农所提供的并无两样。

再以后，羅馬帝国，汪达尔人的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似乎都仅仅盘踞在非洲北部而沒有越过撒哈拉沙漠的北部境界。

又过了很久，阿拉伯人才开始在黑非洲和北非之間往返。一方面，阿尔摩拉維德人在伊本—塔希·芬(Ibn-Tâch Fin)領導之下从塞内加尔出发，航行到北非和西班牙，并且于十二世紀初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持續了一百年；另一方面，帕夏·丘德尔(Pacha Djouder)帶領着一批替摩洛哥苏丹服务的西班牙叛徒于1591年占領了廷巴克图。

等到土耳其人来統治非洲的时候，情况就不再有什么改变了。这就是說，自从黑人摆脱帕夏統治的时候起，非洲和外界的关系又恢复到七世紀以来未曾改变的傳統面貌。

然而，欧洲人入侵的时代却已成熟起来……。

早在1364年，第厄普人(Dieppois)就已經发现了塞内岡比亚。不过，其后为欧洲其他民族开辟航路的却是葡萄牙人，他們在航海家亨利(1314—1460)和让二世(1401—1495)推动之下完成了这番事业。

事实上，第厄哥·卡姆(Diego Cam)于1482年在刚果河的河口抛下了锚。他于1485年到达克洛斯角(Cap Cross)。三年之后，巴托洛美·狄亚士(Bartholomé Dias)越过了好望角，而瓦斯科·德·伽玛于1498年却一直航行到印度。

另外，英国人虽然在1530年就到了贝宁，1580年却是西班牙人继承了葡萄牙人的地位。

荷兰人来得稍微晚一点。他们于1641年到达罗安达的圣保罗城。

十七世纪整整一个世纪，丹麦和勃兰登堡也参与竞争。

1788年在伦敦成立了“非洲协会”(Association Africaine)，从此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科学的”探险活动，它为欧洲列强分割非洲做了准备。

以下这些人先后穿越撒哈拉和非洲西部：蒙果·帕尔克(Mungo Park, 1795—1798)，克拉珀顿(Clapperton, 1824—1827)，诺内·卡耶(René Caillé, 1827—1828)，巴尔士(Barth, 1850—1855)，纳茨提加耳(Nachtigal, 1872—1873)，宾格(Binger, 1888—1889)。

斯·德·布拉萨(S. de Brazza, 1880)，斯坦利(Stanley, 1871—1877)，喀麦隆(Cameron, 1875)曾经游历过刚果；柏顿(Burton, 1858)，利文斯敦(Livingstone, 1855—1859)，斯皮克(Speke, 1862)曾经探测过南非洲，而博厄斯(Boers)兄弟却于1833年至1840年之间向北部推进，一直达到维多利亚大瀑布。

所有这些长途的旅行都为著名的柏林会议做了准备。柏林会议是在1884年11月召开的，目的是要在法律上批准非洲的分割，人们从此便正式承认这种分割。

然而，欧洲人在这一方面仅仅取得微小的成果。事实上，非洲土人立刻就组织起来反抗了……

这种反抗起伏不定，一直继续到今天，有时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休整时期，然后又达到新的高潮，而在殖民主义已日暮途穷